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三

起旃蒙赤奮若盡  
昭陽作靈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行薨 甲辰車駕南

巡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帝至宛不豫

宛于  
元割

書金滕王有疾弗豫  
孔安國注曰不悅豫

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

輿

葉式涉翻  
乘繩證翻

年三十二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

謀曰今晏駕道次

賢曰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  
猶言晚駕而出道次猶言路次也濟

陰王在內邈迨公卿立之還為大害

邈下廉翻  
迨戶茂翻

乃偽云

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

上時  
掌翻

驅馳行

四日庚午還宮

自葉至雒陽  
六百餘里

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

社稷告天請命

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墀因太王王  
季文王以請命于天後世踵而行之

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



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

賢曰惠王名壽章帝子也濟子禮翻

考異曰東觀記續漢書作北鄉侯續今從袁紀范書

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

臨梓宮

臨力鳩翻

悲號不食

號戶刀翻

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甲

戊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

香濟南安王康之孫康光武子也

乙酉

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

徒劉熹為太尉叅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邵為司徒

邵古合翻

又曷閻翻

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

朝直遙翻

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

風讀曰颶

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

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

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

更工衛翻  
下遇稼翻

家

屬從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

年平侯耿  
舒子嚴尚

顯宗女隆慮公主寶嗣嚴封而弟子承紹公主封為  
林慮侯林慮即隆慮也避殤帝諱改隆為林慮音廬遣

就國寶于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雁門于是以閭景為衛

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

處昌  
呂翻

威

福自由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

賢曰恭陵在今洛  
陽東北二十七里

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赦天下

秋七月西域長史班

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

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敦徒門翻  
鄯上扇翻

獲首虜八千餘人生

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

師

索班事見上  
卷永寧元年

冬十月丙午越嵩山崩

嵩音  
髓

北鄉

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

賢曰興  
姓渠名

余按百官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禮樂長衛士  
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而無謁者長竊意長興姓也

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

起相與共斷江京閹顯事無不成者

斷丁  
亂翻

渠然之又中

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

太子府史掌東官府藏

及長樂太

官丞京兆王國等

長樂太官丞掌太后食膳樂音洛

並附同于程

附同者既

相黨附又與之同謀

江京謂閭顯曰北鄉侯病不解

解散也言病纏于身而不

散也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

簡擇也置立也

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更徵諸

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

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于西鍾下

皆截單衣為擔丁已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

共會崇德殿上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魏文帝于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

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閔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省門即禁門也前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閔權

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閔曰今當立濟

陰王母得搖動閔曰諾于是扶閔起俱于西鍾下迎濟

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

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

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

知所為顯蓋在北宮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

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閭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考異

曰宦者傳作朔平門今從袁紀余按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恐當以宦者傳為是顯誘詩入

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誘音酉璽斯氏翻綬音受

此謂天子璽綬也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

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閔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

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少卒讀曰猝顯使與登迎吏士于左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四

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

還外府外府衛尉府也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

景傳召傳詔召之也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

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

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呼火故翻中竹仲翻鎮引劔

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

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按帝紀嘉德殿在南

宮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

晏並下獄誅下通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于離宮已未

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

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

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

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

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

十九侯孫程為浮陽侯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鄠侯黃龍為湘南侯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盧侯

李建為復陽侯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五

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  
李剛為枝江侯魏猛為夷陵侯苗光為東阿侯  
加賜車

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預謀故不封擢孫程

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

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

漢初封王侯皆

剖符至武帝封齊燕  
廣陵三王始作策

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

黃門令主省中

諸宦者故  
詣之自告

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

匠來歷為衛尉役諷問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

佞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

以來歷等鴻都門之諫也事見

上卷上年殺丁外翻  
又丁活翻張丑羊翻

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

賜

男吉家徙事見上卷上年

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

高梵

監古銜翻賢曰梵音扶汎翻余按來歷傳傳中傳也梵又房戎翻

長秋長趙熹丞

良賀

良姓也左傳鄭良霄穆公子子良之孫

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

長秋長蓋

即大長秋丞一人六百石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

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初

閭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

駰音

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

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曰沈醉

說輔芮翻下同沈持林翻

不能

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

正統扶立疎孽

孔穎達曰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嫡子比根幹庶子比枝蘖故孽

子枝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耕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

本庶子比枝孽也

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于斯復見

賢曰

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

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

說式芮翻

白

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

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于無窮若

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辜并辜元惡

元惡大惡也并辜謂

與之同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見



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  
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禪猶豫

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

被皮義翻

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

瑗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祗上書

賢曰弟但也司馬相如傳  
曰弟俱如臨邛弟讀如第

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兒

妾屏語耳

屏必郢翻于隱屏之處相與私語也

願使君勿復出口

禪時為司隸校

尉故稱之曰使君司隸校尉部察三輔三河弘農其職  
猶十三部使者鮑永為司隸校尉光武曰奉使如此何

如復扶又翻下同

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己卯以諸王禮葬

北鄉侯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辟召

非人事見上  
卷延光二年

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為司空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

事見上  
卷上年

詔除震

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

賢曰墓在  
今潼關西

大道之北其碑尚存華戶化翻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高居

號郡以狀上上時掌翻

帝感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中牢即少

牢羊豕具也復  
扶又翻下同

議郎陳禪以為閭太后與帝無母子

恩宜徙別館絕朝見

朝直遙翻  
見賢遍翻

群臣議者咸以為宜司

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

謹瞽瞍使舜塗廩而自下焚廩使浚井既入從而揜之  
其欲殺者屢矣而舜事瞽瞍彌謹書曰祇載見瞽瞍  
夔夔齊栗掾俞絹翻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  
邠曷閭翻又古合翻

秦始皇怨母失行

行下孟翻

久而隔絕後感頽考叔茅焦之

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愛少子共叔段謀殺莊公公寘姜氏于城頽而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頽考叔以舍肉遺母感之遂為母子如初秦始皇事見六卷九年

今諸閭新

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

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

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

厭如字滿也 郤

即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

諱保安帝之子也諡法慈和徧服曰順伏侯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

寅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辛巳太傅馮石太

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邵罷 二月甲申葬安

思皇后

賢曰諡法謀慮不愆曰思

丙戌以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

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伉為司徒

臚陵

如翻樂音洛

封尚書郭鎮為定潁侯

以禽閻景功也定潁侯國屬汝

張丑羊翻

南郡 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于臨洮斬首千餘

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洮土刀翻降戶江翻復扶又翻

六月己

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為濟南王

安帝延光四年濟南國絕今紹封諡法一

德不懈曰簡又臣謹恭敬行善曰簡

秋七月庚午以衛尉來歷為車騎

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司隸校尉

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閏等

劾戶梁翻又戶得翻

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

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

三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

物之性不當違法拘繫無辜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詔上書自訟

考異曰詔傳曰帝省其章乃

為免司空陶敦按表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也

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

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

更工銜翻速于願翻

百姓怨窮以苟容為

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臧古臧字通

三府恐為臣

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

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斥彌子瑕而退之徙殯于正

堂成禮而後去

帝省其章乃不罪詡

省悲景翻

中常侍張防賣弄權

執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

勝音升

乃自

繫廷尉奏言管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

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三年幾居希翻

今者張防復弄威柄

復扶又翻下同

國家

之禍將重至矣

重直用翻

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

令臣襲楊震之跡

楊震事見上卷延光三年

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

論輸左校

將作大匠有左校令掌左工徒輸左校者免官為徒輸作左校也校戶教翻

防必

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

自引謂引分自裁也

傳株應翻誦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謂寧受刑而死于市也喑鳴自殺

類篇曰啼泣無聲謂之喑歎傷謂之鳴是非孰辯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

張賢相率乞見浮陽侯國屬勃海郡見賢遍翻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賢曰謂帝被廢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

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

忠為于偽翻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史記天官書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晉書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其

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塞悲則翻時防立



在帝後程叱防曰奸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

東箱

賢曰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

請

賢曰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

臯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詔子顗

顗既立

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

狀梵入言之

梵房戎翻又房汎翻

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

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

復扶又翻

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詔上疏薦議郎

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

拱默言拱手而默無

一言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為容容

多後福

賢曰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為白壁之清潔常與衆人和同也

伏見議郎左雄

有王臣蹇蹇之節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宜擢在喉舌之官

東都謂尚

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

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浮

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

悖逆

劾戶縣翻又戶得翻悖蒲沒翻又蒲內翻

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

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

國敕雒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伉曰朝廷在

西鍾下時非孫程等宜立

東都謂天子為國家又謂為朝廷說翰尚翻伉丑羊翻

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

天子紹翻

帝有殺功臣

之譏及令未去宜急表之伉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

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于今時竭

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

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伉

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

宜城縣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考異曰

表紀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范書孫程傳亦云坐訟虞詡訶叱左右就國按虞詡傳程言見用上不以為怒周舉傳云程坐爭功就國今從之到國

怨恨恚懟

懟于避翻  
懟直類翻

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

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冬十月

丁亥司空陶敦免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

侵南匈奴

數所  
角翻

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

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

于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為南部聲援耳

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以廷尉張皓為司空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

更工衛  
翻下同

勇

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校戶教翻且子余翻范書東  
且彌國去洛陽九千二百里

亦更立其種人為王

種章  
勇翻

于是車師六國悉平

西域傳  
卑陸蒲

類東且彌移支車師  
前後王是為六國

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

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

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

至金且谷

且於  
余翻

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

斬其貴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春正月中郎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韃

破之

韃居  
言翻

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玄菟

菟同  
都翻

烏桓校

尉耿昇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衆鮮

卑三萬人詣遼東降

降戶江  
翻下同

三月旱

初帝母李氏

瘞在雒陽北

李氏死見上卷安帝  
元初二年瘞於計翻

帝初不知至是左右

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

殯用皇后禮瘞于計翻

六月

乙酉追謚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西域城郭諸

國皆服于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

班

勇奏請攻之于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

千人配勇

敦徒門翻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

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

功自贖

徼一遙翻

遂先期至爵離關

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

離大清淨

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

先患苻翻

誅逆遣使乞降張朗逕入焉者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

以後期徵下獄免

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徵功法所必

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密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下邳稼翻

秋七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 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伉免庚子以太

常劉光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為司徒光

矩之弟也敬仕于和安之間當竇鄧閭氏之盛無所屈

撓

撓奴教翻

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污者

污烏故翻

獨無謗言及

于敬當世以此貴之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

少詩照翻行下



孟名著海內隱于壺山之陽

賢曰壺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所云

天封大狐是也

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

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

禮徵英

復扶又翻

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

彊其兩翻

猶不能屈帝使

出就太醫養疾

太醫令屬少府掌諸醫有藥丞方丞

月致羊酒其後帝乃

為英設壇

為于偽翻

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

引與鞞同音羊晉翻

賜几

杖待以師傅之禮

考異曰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英

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

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

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有詔書譬曉以

上旨不聽其辭位也

英初被詔命

被皮義翻下同

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

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

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

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

處昌呂翻

同下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

訾之身

賢曰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音資

怒萬乘之主

按英傳英彊與

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得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乎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

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

處呂  
翻

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

論語

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堯典曰明明揚側陋

固為其有益于國家

偽為  
翻于

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

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

聖人被褐懷玉玉至實也被褐而懷之喻

珍美不外見也良賈深藏若虛賈有善貨深藏若無所有者不得善賈則不售此皆以喻抱道懷才之士

被皮義翻

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

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

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

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

省悉景  
翻彊其

兩  
翻

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

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

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

小遠矣

治直吏翻  
遠于願翻

誠心至矣彼將扣閭而自僞又安

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

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

揚倅曰南方人  
照蟬取而食之

禮記有螭  
范是也

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

歸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

之以嚴刑

公孫述之待李業諸人政如此誘音酉

使彼誠君子邪則位

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

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誼隆

于鄉曲

弟讀曰悌行下孟翻

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

游卒歲

分扶問翻卒子恤翻

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

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

福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光武月賜羊酒其有不幸者賜衣一襲祠以中牢

之遇周黨

事見四十一卷建武五年

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

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

于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

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

乃華士少正卯之流

韓非子曰太公封于齊東海上有華裔華士昆弟二人太公殺

之周公急傳而問曰二子皆賢人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

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于人  
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聖王所以使人非爵賞  
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  
誅之也荀子曰孔子為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  
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得無失乎孔子曰其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  
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  
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得免于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  
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

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

賢曰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



難群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  
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

也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

遺于季翻

君子謂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

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賢曰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于是也聖賢居身之所珍

也誠欲枕山棲谷

枕之鵠翻

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

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

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

缺皦皦者易汙

皦皦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皦倪么翻易以鼓翻

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

被皮義翻

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

行下孟翻

而毀謗

布流應時折減者

言其名譽折減也折食列翻

豈非觀聽望深聲名

太盛乎

言其聲名之盛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

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

盜虛聲

處昌呂翻

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

瓊父香和

帝時為尚書令

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

達明也練習也言明習尚書諸

曹事也 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朝直遙翻

數上疏言

事

數所角翻

上頗採用之李固郃之子

郃曷閭翻又古合翻

少好學

少詩

沿翻好呼到翻

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

策馬策也

負笈從師不遠千

里

笈極曄翻書箱也不遠千里不憚千里之遠也

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

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

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孔穎達曰安定

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省慈景翻

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夏六月旱 秋七月茂

陵園寢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

桓馬免 車騎將軍來歷罷 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  
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丙子帝加元服 夏五月

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

御御進也而桂陽太守文龍郡國志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龍音力公翻不

惟竭忠宣暢本朝言不思宣暢本朝遇災修省之意也朝直遙翻而遠獻大珠

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不罪龍而但封還其珠非所以昭德塞違也五州

雨水 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尚書僕

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埜千里土宜

畜牧水可溉漕

既可溉田又可通漕也畜許六翻

頃遭元元之災

洪氏隸釋

曰東漢書鄧騭傳元二之災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舛舛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楊孟文石門碑漢威宗建和二年立其文有曰中遭元二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余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軾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

少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隲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隲崇節儉罷力後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

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離力智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

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

賢曰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不固余謂西漢諸陵

園不皆在長女  
單外言無蔽障

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賢曰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

懦音而

張解設難

張解者開張其說以為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難乃旦翻

但計

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

地上郡還舊土

安帝永初五年三郡內徙

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為

太尉錄尚書事

臚陵如翻龐皮江翻

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

月庚辰司徒許敬免

鮮卑寇朔方

十二月乙卯以

宗正弘農劉崎為司徒

崎丘宜翻

是歲于寘王放前殺拘

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

拘彌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城四千九百里

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

敦煌徒門翻  
上時掌翻

帝

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 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定遠侯

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

公主清河孝王之女陰  
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陰

城縣在今穀城縣北宋  
乾德二年置光化軍

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

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狠不奉

法

狠下  
壘翻

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

侍御



史秩六百石擢為王國相秩二千石相悉亮翻

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

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

賢曰峙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

非王邪

賁音奔

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

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

別彼列翻更工衡翻

景然後拜出住宮門

外請王傳責之

漢諸王國有太傅至成帝時更曰傅

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

詔

見賢遍翻

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

之義因奏治其罪

治直之翻

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

姦人奏案其臯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

遂為改節悔過自修

為于偽翻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

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

近其靳翻鈔楚交翻

三月辛亥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二年

置伊吾司馬一人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

舍積敝鞠為園蔬

積徒回翻賢曰詩小雅曰鞠為茂州注曰鞠窮也

或牧兒莨

豎薪刈其下

莨豎刈州者也莨如招翻

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脩繕

誘進後學帝從之

翟直格翻酺薄乎翻誘音酉

秋九月繕起太學凡

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護烏桓校尉耿

曄遣兵擊鮮卑破之

曄與畢同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

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

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

皓坐事徵以張

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

近其新翻恐

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傲備

詛莊助翻

續上移田還湟中

上上奏也音時掌翻

羌意乃安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

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

書四人姓氏于籌禱之于神而探之得之

為入選探它南翻

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

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

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卜筮

既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疑形于自然

賢曰

詩云克岐克嶷鄭注云岐嶷然意有所

知其貌疑嶷然有所識別也嶷魚力翻 倪天必有異表

賢曰倪音苦見翻說文曰倪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倪天之妹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

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配焉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

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

斷丁亂翻

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

乘氏侯商之女

恭懷皇后和帝母梁貴人也乘氏縣屬濟陰郡春秋之乘丘也乘繩證翻

選

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

德被皮義翻從千容翻施式智翻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

也言后妃不妬忌若螽斯則子孫衆多而百福興矣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

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京師旱

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

揚州部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等六郡妖於驕翻長知兩翻庚寅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冬耿曄遣

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前書鮮卑傳作戎末鹿賢曰鹿音胡

罪翻鈔  
楚交翻

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以

拒之

復扶又翻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邯鄲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領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

房六城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無慮因暨無慮山以名縣慮音廬

尚書令左雄上

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

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于

茲為盛

謂尹翁歸韓延壽朱邑龔遂黃霸之屬也事並見宣帝紀數所角翻治直吏翻稱尺證翻今

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

斂力

以治已安民為劣弱

治直

翻之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于睡皆

師古曰睡皆舉目皆也猶

言顧瞻之頃也睡音厓皆音才賜翻字書曰睡牛懈翻怒視也

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

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

賢曰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

監古銜翻背音輩

與同疾疢

言同有此病也疢丑刃翻

見非不舉聞惡不察

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朞月

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賢

曰朞匝也謂一歲傳林戀翻

一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毀

賢曰離遭也譽音余

或因臯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

因有罪而先自弃官以為高論語曰色斯舉矣此言州見上之人顏色不善則舉而去之以求見幾之名也

宰不覆

覆審也

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

家特選橫調

曰特曰橫皆出于常賦之外者也賢曰調徵也徒鈞翻

紛紛不絕送

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愚

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



母喪不得去官

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長知兩翻

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賢曰式用也

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

就法者

劾戶歷翻又戶得翻

從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

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

賢曰任堪也音人林翻

寬其負筭

賢曰

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

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

塞悲則翻

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

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

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

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復扶又翻

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

下邳穆翻治直吏翻

而宦官不

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

見論語

禮稱彊

仕

曲禮曰四十曰彊而仕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賢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也

文史課牋奏

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

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

師官但言稽首言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

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

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

附曰某官臣

副之端門

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于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公府

某甲乙上

課試以副本納之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端門尚書審覈之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

行下孟翻茂材即秀才賈公彥曰漢

光武諱秀改為茂才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

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

阿之政非必章奏

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駁北角翻甘奇顯

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史記曰秦欲與燕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

羅年十二使于趙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前書終軍年十八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武帝大悅擢為諫大夫貢誼年十八揚聲漢庭文帝超遷

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

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

回轉也反也賢曰剗削也戾乖也厭滿也剗楚隈翻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

後議者剥異

下遐稼翻下同剥與駁同

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

言已行

言若附同雄言而與駁議者異則朝政為不便若與駁議者同而以雄言為非則上已從雄言

而行之矣

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

勝否詳采厥衷

衷陟仲  
翻下同

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

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

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

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

臺郎尚書郎  
也詰去吉翻

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

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

幾居  
宜翻

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

師古曰彈冠言入仕

也以為可仕之時在于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為民衷

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

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

濟陰太守

濟子禮翻

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

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廡災

賢曰廡廊屋也說文堂下周屋曰廡廡音武

上聞北海郎顗精于陰陽之學

姓譜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

顗魚

豈翻

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

應台階下同元首

賢曰春秋元命包曰陛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

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

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

奉與俸同音扶

用亡天下之憂

亡古無字

棲遲偃仰

小雅北山之詩曰或棲遲偃仰毛公曰棲遲游

息也偃仰臥也

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

而愈之速

被皮義翻復扶又翻易以鼓翻

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

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

守式又翻

長知兩翻

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

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

賢曰謂緩于三公切于州郡也數趨王翻

密也孟子曰數畧不入污池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

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

死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



罷繕修之後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

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

少詩照翻

春當早夏必有水宜遵前

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

晉書天文志軒轅十七星

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女職也

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

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

續漢志曰時客星氣

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園養獸之所也參十星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厨參所今翻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

戾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

虹貫日

顏曰凡日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晉志曰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

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

三十九歲于時三暮

賢曰謂以三暮之法推之也

宜大蠲法令有所

變更

更工術翻

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

春服青夏

服絳各隨時之色

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

賢曰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

二年合三百年也

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

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顓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

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

節

賢曰春當東風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

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各長四丈皆東向

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龍長與舞童各依其行數姓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煨豕猪尾于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早魯穆公問于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可也

臣聞皇

天感物不為偽動

為于偽翻

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

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

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三月使匈奴

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

與讀曰豫

帝封娥為山陽

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

襄邑縣屬陳留郡

尚書令

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

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

事見上卷安帝建光元年

永建

二年封陰謀之功

不見于史

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

咎于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

失大典詔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  
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惡鳥路翻下同易以鼓翻

夫刑罪人情

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  
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  
至于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  
賞案尚書故事

漢故事皆尚書主之

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

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

事見上卷安帝延光

三生為天下所咀嚼

呂在

死為海內所歡快樂紂貴為

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

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

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

蒸衆也

而與王聖並同爵號

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

遠于

願翻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

之命危于累卵

萌與

常懼時世復有此類

復扶又

怵惕

之念未離于心

怵惕怵懼也上尺律翻下他歷翻離力智翻

恐懼之言未絕

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

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

內

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

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冀父商讓還

冀封書十餘上

上時掌翻

帝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

五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舉敦樸士一

人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

安帝延光二年封王

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

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

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

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

塞恣則翻

今冀已高

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懇辭讓而

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卒子恤翻

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

促步催使速行也 被皮義翻

又加以捶撲

捶止蕊翻 撲普卜翻

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

之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詩曰雜佩以贈之毛氏注云珩璜琚瑀

銜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銜牙璜珠以納其間玉藻曰左徵角右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至漢明帝乃為大佩銜牙雙瑤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



孔頴達曰凡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于璜中央下端懸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動則有庠序之儀

庠序之儀謂濟濟蹌蹌

其形似牙故曰衡牙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

捶撲者

撲蒲卜翻又弼角翻捶止慈翻

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

以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丁丑雒陽宣德亭地拆長

八十五丈

按續漢志宣德亭近郊地光武立郊兆于雒陽城南亭蓋在平城門外長直亮翻

帝

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

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因造妖孽

妖于驕翻  
孽魚列翻

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

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

喁魚容翻師古曰  
喁喁衆口向上貌

屬望風政

屬之  
欲翻

積敝之後易致中興

易以  
鼓翻

誠當沛然思

惟善道

賢曰沛然  
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

復  
扶

又翻臣伏在艸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

聖相繼十有八主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光  
明章和殤安至帝凡十八主

豈無

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

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

賜足以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

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

少詩  
召翻

宣天性當然但以

爵位尊顯頗摠權柄天道惡盈

易曰天道虧盈而  
益謙惡烏路翻

不知

自損故致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

不旋踵

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罪閻氏始盛  
延光四年閻氏誅蓋不能五稔也

老子曰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禮不臣  
妻之父

母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

從才  
用翻

永

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

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宣不休乎

休美也

又

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

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

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

諂偽之徒望風進舉

謂州郡阿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

今可為設常禁

為于偽同之中臣

此中臣謂中朝臣也

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

帝不許賜錢千萬

事見四十五卷永平十八年為于偽翻

所以輕厚賜重

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

百官志北軍五營校尉各有司馬秩千石

開陽城門候羊迪等

雒陽城十二門每門候一

人秩六百石開陽門位在已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

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

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愴

然遂堅縛之刻記其歲月因以名焉無他功德初拜便

真

漢制初拜官稱守滿歲為真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此雖小

失而漸壞舊章

壞音怪

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

百年不復

跌徒結翻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

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凡伯刺周厲王之詩賢曰板反也卒盡也音子恤翻瘁病

也痺音當但翻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

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

天文志曰斗為

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

尚書出納王命

賦政四海

賢曰賦布也

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毗輔也

今與陛下共天下

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

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

此等議論發之嬖倖盈朝之時謂之

曲而當可也猶以直而不見容嗚呼

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

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

蹉倉何翻

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

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

暫與暫同

不足

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

智馳騫不能復還

復扶又翻

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

諭發倖之門也

當此之時不可以言漸矣固特婉其辭耳

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

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

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  
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  
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  
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

范曄曰漢承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鐙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  
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  
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于武帝亦愛李延年帝數  
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  
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身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  
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



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竇憲兄弟專搃威權所與居者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矣自明帝之後迄于延平委用漸大其負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朝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閨之任也去羌呂翻省悉景翻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

也塞悲則翻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

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

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

用為之制度

量音良

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

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

以累其心

累力瑞翻

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有必不

多矣

馬融之對不詭于聖人蓋有得于經學故其辭氣和平而切于政體也舍讀曰捨

太史令

南陽張衡對曰

百官志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

自初舉孝廉迄

今二百歲矣

武帝元光元年初舉孝廉至是凡二百七年

皆先孝行行有餘

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

去年冬十一月辛卯

詔書也考  
行下孟翻

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長

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

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

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

人

謂濟陰太守  
胡廣等也

吏民罷于送迎之役

罷讀  
曰疲

新故交際公

私放濫或臨政為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

父母使嗟號也

號戶  
刀翻

易不遠復論不憚改

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論語

曰過則  
勿憚改

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

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于上

古今注曰是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

五月癸巳又晝見見賢遍翻

震裂著于下

謂永建三年京師地震今年宣德亭地裂也

天

誠詳矣可為寒心明者銷禍于未萌今既見矣

為于偽翻見賢

遍翻修政恐懼則禍轉為福矣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

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臯朝廷肅然以固

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臯事從

中下

從中下者不經尚書下還稼翻

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于梁商

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

復扶又翻

久乃得釋出為洛令

洛當作雒

雒縣屬廣漢郡

固弃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

議郎衛善屬文

屬之欲翻

通貫六藝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

之情

驕者以才驕人也尚者以才尚人也

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

算

致極也思相吏翻

作渾天儀著靈憲

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衛著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

雞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  
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  
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  
上規繞南極七十五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  
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  
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于角五弱西交于奎  
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  
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  
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  
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  
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  
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  
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  
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

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  
稍強是也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  
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  
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  
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  
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  
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  
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稍強秋分日  
在角五稍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  
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  
長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  
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晷五  
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而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  
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  
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之漏  
晷五十五刻洛書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

性恬憺

憺杜覽翻

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

積年不徙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

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

數所角翻忤五故翻

司隸承風案之時當

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

被皮義翻

廣漢上計掾段

恭因會上疏曰

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師受計之日公卿皆會于廷茂孝豫

焉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

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

處呂呂翻

中竹仲翻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臣之至誠



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

白起死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年

季子

來歸魯人喜其紓難

賢曰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

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喜之也難乃旦翻

夫國以賢治

君以忠安

治直吏翻

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

以安社稷

卒子恤翻

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

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

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異免八月己巳以大鴻

臚施延為太尉鮮卑寇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

之其至健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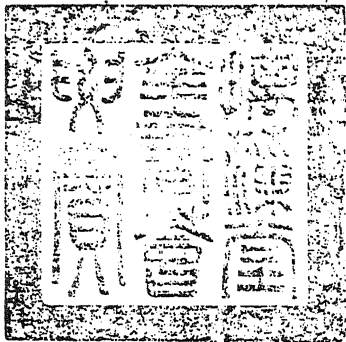
健居言翻

鮮卑由是鈔盜差稀

鈔楚交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宋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五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四 起閏逢閏茂盡梅  
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  
北匈奴於閭吾陸谷 閭音昌 大破之獲單于母 五月戊

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

雨

按范書桓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

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

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

否皮鄙翻塞悉則翻

陛下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

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

謂露坐無益

陛下但務其華不尋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

賢曰緣木求魚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

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誠宜推信革政宗

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達於前人也

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

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暮鄭玄注云陽者天子

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一說不旋時立應之重直龍翻傳直戀翻惟陛下留

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

遠佞邪

復扶又翻去羌呂翻遠于願翻

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

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

舉自冀州刺史徵拜尚書

不足以別羣臣然

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

別彼列翻數所角翻

阿諛苟容者

佞邪也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

者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



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

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然後神望允塞

塞悉則翻

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

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緯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

辭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沴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已文耀鉤運斗樞感

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上疏言春秋元命

已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

置在於漢世

賢曰前書武帝始置益州

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

九流亦無識錄

賢曰成哀時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

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識說識楚諧翻

則知圖讖成於哀平

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要一遙翻

欺罔較然莫之糾

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

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學傳

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至今承用之又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而行九宮鄭  
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  
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  
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  
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  
而從於巽宮所以從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  
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  
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  
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此雖緯書之說  
而九宮定位則一也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  
占吉凶數有徵効數所角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賢曰

謂競稱讖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

形而虛偽不窮也

惡鳥路翻好呼到翻魅音媚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

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

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月鍾羌良封

等復寇隴西漢陽

復扶又翻

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

諸種

種章勇翻

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

崎丘  
宜翻

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

司空耿貴人數為耿氏請

為于偽翻

帝乃紹封耿寶子箕

為牟平侯

耿寶貶死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

兵救之不利

敦徒門翻

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槃

爵

曹操階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者漸矣

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

事見上卷

延光四年

由是有寵參與政事

與譖曰預

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

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

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

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綱皓之子也

張皓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

旱

謁者馬賢擊鍾羌大

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 戊寅以執金吾梁

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

龐皮江翻

商稱疾不起且

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

杜祐

曰後漢策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者前伏殿下光祿前一拜舉手曰

制詔其以某為某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即以

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印璽綬當受策者再拜頓

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

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

位禮畢自漢以來惟衛青以有功即軍中拜大將軍商

未聞有就第即拜者也況以此異數加之后父乎 商

少通經傳謙恭好士

少詩照翻好

辟漢陽巨覽

巨姓覽名

上

黨陳龜為掾屬

掾余絹翻

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

固以商柔和自己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

以來災怪屢見

見賢遍翻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

諱名

范書李固傳形作刑此二語蓋亦本之緯書

天道無親可為祇畏

賢曰祇敬

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而畏也

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

伯成之高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於野

全不朽之譽豈與

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

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

將軍耿弇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弇於蘭池城

續漢志雲

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

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退

十二月丙

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冬十月丁亥承

福殿火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林蠻

夷反

象林縣屬日南郡晉宋以下為林邑國

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為太

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各誣奏龔

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



操橫為讒佞所構

孟橫戶翻

衆人聞之莫不歎慄夫三公尊

重無詰理訴寃之義

哀帝時丞相王嘉召詰廷尉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

事君侯宜引決纖微感緊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

重問

賢曰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

臣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卒有他變

卒讀曰猝

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言當

連救之也

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是歲以執

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

非灋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

人於道刺殺放

刺七亦翻

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

吐推

雷翻惡自冀出欲嫁之他人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

捕之

賢曰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余謂賢說非也冀請於商以放弟為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

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

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

書以蠻夷率服

言相率而來服

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

為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

賦多少所由來久矣

漢興令武陵諸蠻大人歲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之賁布

今

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

從澧中淩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

淩即侯

遂殺鄉吏舉種

反

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沅城八千人寇夷道

賢曰沅縣屬武

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沅音衝夷道屬南郡

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

白馬羌

安帝改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別領陰平甸氐剛氐三道屬益州

帝遣

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

夷郡境遂安

三月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祿勳郭虔

為司空

考異曰袁書作乾今從范書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五

月癸丑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黃龍

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

宋娥更相賂遺

更工銜翻遺于季翻

求高官增邑並遣就國減租

四分之一

考異曰孫程傳云龍等誣罔曹騰孟貢按梁商傳誣罔騰貢者張達等非龍等也

象林蠻區憐等

區烏侯翻今廣中猶有此姓音豈俱翻

攻縣寺

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

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

蠻執轉盛 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長安扶風田弱薦同

郡瀍真博通內外學

東都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

隱居不仕宜

就加袞職

賢曰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

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

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瀍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

雄之子也

瀍雄見四十九卷安帝永初四年

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

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

震行事諫之者

楊震事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

龔乃止十二月乙亥

上還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 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

府太守王衡破斬之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

憐不尅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

府掾屬

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

問以

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

二州謂荆揚也

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數所

角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

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

被徵發

卒讀曰猝

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

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

瘴之亮翻度嶺而南瘴氣甚重

炎熱蒸鬱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

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

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

比必寐翻及也

不復堪鬪其不可

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稟五升

賢曰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稟給也

用米六十萬斛不計

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

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

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

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

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

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

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至五十卷五年

此發將

無益之効

將即亮翻

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



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

無穀

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

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

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

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

間古覓翻頭首謂諸

蠻渠帥也

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

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

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

魏尚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守式又翻下同

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

前書龔舍楚人初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

項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泰山太守

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

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

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為于

偽翻復扶又翻

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

勲長沙劉壽為司徒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

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校戶初教翻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

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

臧古  
賊字

通

舉以此劾奏雄

劾所舉非其人也  
戶槩翻又戶得翻

雄曰詔書使我

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

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

韓厥為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

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

秦晉戰於河曲趙宣子將中  
軍韓厥為司馬宣子使以其

乘車千行韓厥戮其僕衆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  
之而暮戮其車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  
任其事吾今乃知  
免於戾矣任音壬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

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

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

也

周舉字宣光

天下益以此賢之

聞過而服天下以此益賢左雄諱過者為何如耶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

扶勢市恩此自鬻也

唯大長秋良賀清儉

退厚

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為良氏賢曰謙退而厚重也余謂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趣競浮薄也及

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於宮掖

兩翻長知

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

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

今得臣舉

者匪榮伊辱

言不足為榮適以為辱也

考異曰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為按

此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

是以不敢帝由是賞之

冬十月燒當

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十二

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

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

欲陷之中常侍張逵遂政楊定等

逵姓也衛有大夫逵伯玉

與左右

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

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

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

妒與妬同

達等知言不用懼

迫

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

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

敕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下獄

歛許及翻下遐稼翻

四年春正月庚辰達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平

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

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春秋左氏傳晉卻克帥師

敗齊師于鞏師歸范文子後入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大獄一起無辜者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帥所類翻

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

賢曰言久繫之則細微之事牽引以成大也

非所以

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

謂孟春之

月當行慶施惠順天地生物之心以迎和氣不宜使獄事枝蔓賢曰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納

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

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

處昌呂翻昔

晏平仲辭郿殿以守其富

左傳齊討慶封與晏子郿殿其郿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故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郿殿乃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郿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郿蒲對翻殿多薦翻又如宇

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

公儀

休為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  
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  
魚受魚而免誰復給  
我魚者故不受也 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

乃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

梁商之讓通經傳之力也

三月乙亥

京師地震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復扶又翻下同

夏四月癸卯護

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戊午赦天

下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

去年濟北

王多薨無子今以安紹封范書列傳作安國此從帝紀濟子禮翻

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



紐等反

句古侯翻  
車尺遮翻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

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

等

此護匈奴  
中郎將也

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

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

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

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

賢曰吾斯等攻沒  
城邑單于雖不預

謀然不能制下  
即是不堪其任

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

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

免降戶江湖下同龜所施行必有未究  
其方略者而遲坐免也下遐稼翻

大將軍商上表

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

鳥窮則攖獸困則搏

傳曰困

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賢曰單亦盡也種章勇翻

今轉運日

獸猶鬪

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遠將軍馬續素

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母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

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

醜類可服

賢曰醜等也余謂醜類言出醜之黨類也

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

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忌戰日久

良騎夜合交鋒接天決勝當時我狄之所長而中國之

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

我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

先悉為翻

設購開賞

宣示反悔

反音幡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

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

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鞬丁奚翻

己丑

晦日有食之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米機為并州刺

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

難種羌遂反

賢曰且音子余翻種章勇翻下同

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

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 且凍羌寇武

都燒隴關

賢曰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今隴州汧源縣西

壬午以太常桓

焉為太尉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

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

賢曰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在郡南五百九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治夏陽朔

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

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

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鈔楚交翻下同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

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

宋由為公於章和之間

賢到軍稽

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

種章勇翻轉相

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

并合也及其勢未合而攻其支

黨

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

匿避回

回胡對翻  
統也曲也

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

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

率屬埋根行首以先吏士

賢曰埋根言不退也  
行戶剛翻先悉薦翻

三旬之

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

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

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

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

鄭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  
使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

旅朔朔河上

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

敗審悉也

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

山且子余翻射音夜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

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

西羌遂大合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

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二

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

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

孛蒲  
內翻

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於雒水

司馬彪曰

三月上巳宮人皆潔於東流上洗濯祓除為大潔也酒  
按古以三月上巳日為上巳今以三月三日為上巳

關繼以鼉露之歌

纂文曰鼉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曰鼉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

死一去何時歸

鼉

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

下戒翻一作薤

樂失時

樂音洛

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左傳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武都

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

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帝紀皇甫規傳云與護羌

校尉趙冲按西羌傳冲  
時尚為太守規傳誤也

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

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

余按冲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威太守為是

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  
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



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

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

比毗至翻數所  
角翻中竹仲翻

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

賢曰縣猶傳也余謂出師遠征其勢  
縣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曰懸

出於平民

平民謂  
齊民也

回入姦吏

謂為姦吏  
所侵盜也

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

襁負流散

襁居  
兩翻

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

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

言前後相承以侵  
暴羌戎為常也

苟競小利

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

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

徼一遙翻

退不得溫飽以

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

賢曰振整也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

酋慈秋翻

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

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

賢曰兩營謂馬賢及趙冲

等二郡安定隴西也余謂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帝牙營也

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

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

更工衛翻經也

歷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

降

降戶江胡

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

之不高年齒之不邁

賢曰邁往也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勝音

升沒死猶言昧死也冒死也

帝不能用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

太僕趙戒為司空

夏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

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

穀城蓋即西河

郡之穀羅縣城通天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高絕故曰通天

鞏唐羌寇北地

考

異曰西羌傳作罕種羌今從帝紀

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

乘繩證翻

敕子冀等曰吾生無

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

帑他朗翻  
藏徂浪翻

衣衾飯含玉

匣珠貝之屬

賢曰含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  
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飯父遠翻含戶

紺翻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耳宜皆辭

之內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

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

賢曰棺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  
為椁曰黃腸孔穎達曰喪服大

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鄭注椁謂周棺者也天  
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正義曰君松椁君諸侯也諸侯用  
松為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為椁度云黃腸松及葬賜  
心也大夫柏椁以柏為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

輕車介士

賢曰輕車兵車  
也介士甲士也

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

賢曰  
每城

門各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余按續漢志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魏晉之間洛城始有宣陽門正南門也漢雒城正南門曰平城門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秉氏侯梁冀為大

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

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

事見三十二年卷元延元年

順帝援大柄

授之后族

援于元翻

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

父之位終於悖逆

嚚魚中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蕩覆漢室校於成

帝闇又甚焉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

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續漢志曰武帝元狩

五年置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

辛亥晦日

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

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永建四年二郡還舊治今復徙之復扶又翻

十一月

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

三輔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

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

更始

勞力到翻  
更工衡翻

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

自縛歸首

帥所類翻  
首式救翻

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

灋半歲間餘類悉降

降戶  
江翻

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

等臧穢

臧古賊  
字通

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

檄

賢曰言移檄一日  
行千里救之急也

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

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

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

任音  
壬

以恩信

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誘音酉弭止也  
散逃潰而去也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

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復反

薁音郁鞬居言翻復扶又翻

寇掠并

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

按范書紀傳周舉汝南人時為光祿大夫

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樂巴張綱

張綱犍為武陽人栩況羽翻

郭遵劉班分行州郡

行下孟翻

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刺史二千石大

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其罪上時掌翻

喬

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

漢郡國縣道皆有都



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漢京兆督郵侯文對孫寶之辭

遂劾奏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

貪叨縱恣無極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

切齒者也書御

賢曰御進也

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

姻戚滿朝

朝直遙翻

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

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

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官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

遏

効戶槩翻又戶得翻寢者已御其奏寢而不行遏者其奏未達遏而不上

侍御史河南种

高疾之

种音冲高  
古老翻

復行案舉

復扶  
又翻

廷尉吳雄將作大匠

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

令考正其罪

下退  
稼翻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

中竹  
仲翻時

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

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

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

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

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坐才  
卧翻

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

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

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

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

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

首橫分血嗣俱絕

賢曰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或曰父子氣血相傳故曰血嗣

二者

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

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

復扶又翻

若魚游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

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究翻今

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

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考異曰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

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綱單郡縣也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今從之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

樂音洛

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為卜居宅相田疇

疇賢曰相視也田並畔曰疇為于偽翻相息亮翻

子孫欲為吏

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

遣之在郡一歲卒

卒子恤翻

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

喪為于偽翻送到捷為

捷居言翻

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為郎中

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

任音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留吳祐雒陽令自

王渙之後皆不稱職王渙事見四十八卷和峻能選用

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

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

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行下孟翻臧古賊字通用乃請太守為

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為于偽翻好呼到翻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二天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

人飲者私恩也

蘇章字孺文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灋也

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

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

復扶又翻

祐為膠東相

續漢志膠東侯國屬北海國

政崇仁簡民不忍欺

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

百官志縣置嗇夫一人主知民善惡

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言省息百姓均其役賦嗇音色父得

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閭持

衣自首

首式敕翻

祐屏左右問其故

屏必郢翻

性具談父言祐曰

據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此言觀性之過在於取民則知其心主於奉父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遺于季翻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罕羌邑落五

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繇未下

種章勇翻參繇縣屬安定

郡繇音力全翻

甲戌罷張喬軍屯

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

下邳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

燒當羌於參繇破之

當當作何此承范紀之誤燒當燒何羌兩種也

六月丙

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自永

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考異曰袁紀去年六月立兜樓儲為單

于今從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

車馬器服金帛甚厚

璽斯氏翻綬音受引上時掌翻

詔太常大鴻臚與

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太常掌樂

大鴻臚典四夷之客故詔使祖單于祖會為祖道之會也賢曰廣陽城西面南頭門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鬪角古之角抵也臚陵如翻

冬閏十月趙冲擊

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賢曰阿陽縣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十一



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刺七亦翻

句古侯翻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壞敗

城寺

壞音怪敗補遺翻

民壓死者甚衆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

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

事見上卷陽嘉元年上時掌翻

於取

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

是年四月改元

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

衆亡出塞

誘音酉將如字領也

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

八百餘級

居琚音

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

賢曰續漢書建

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又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鷓陰縣故城縣因水以為名宋白曰會州會寧縣漢

鷓陰縣地黃河西南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即此處復扶又翻

軍度

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

降戶江翻

冲將數百人追之遇

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哀耗

詔封冲子為義陽亭侯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

擊南匈奴左部破之

左部即句龍吾斯之黨

於是胡羌烏桓悉詣

寔降 辛巳立皇子炳為太子

炳虞貴人子也

改元赦天下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太子家

監古術翻

中常

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

嵩工老翻梵房戊翻又房汎翻

時太傅杜

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劍當車曰

手守又翻

太子國

之儲副天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

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

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

愧者愧已之不能然也

帝亦嘉其

持重稱善者良久

揚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

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陽

歷陽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和州

縣

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

緄古本翻考

吳曰帝紀作馮赦表紀作馮放皆誤今據緄傳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

年三十

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

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

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

賢曰憲陵在雒陽西十五里

廟

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

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

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

幾讀曰冀

後遭姦偽威分近習

賢曰

近習謂佞幸親近小人也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

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

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

曰體兼乾坤

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

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

縱子容翻

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

賢曰無狀謂無善狀

宜急黜遣披掃凶黨

披開也掃除也

收入財賄以塞痛怨

塞悉則翻

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

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

去羌呂翻

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

則危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

操千高翻楫與楫同

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

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

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稱尺證翻量音良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

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

累良

瑞翻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

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幾居希翻沈持林翻考

異曰規傳云冲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檢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冲質之間自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揚州刺史尹耀九

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 冬十月日南蠻

夷復反

復扶又翻

攻燒縣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夏戶雅翻

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燒城邑鳳稱無

上將軍勉稱皇帝

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月勉稱皇帝今據滕撫傳

築營於

當塗山中

賢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余按兩漢志當塗縣屬九江郡續志曰縣有馬丘聚徐鳳反

於此又有塗山禹會諸侯處也又有芍陂陂在壽州安豐縣東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以此證之漢

當塗縣地當在唐濠壽二州界晉氏南渡淮民避亂渡江晉成帝乃僑立當塗縣於于湖於唐屬宣州今當塗

縣非漢舊

當年號置百官

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

合肥

合肥縣屬九江郡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北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

是

歲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

諱炳謚法幼少在位曰冲司馬彪曰冲幼早夭故謚曰冲伏侯古今注曰炳之

字曰明

永嘉元年

考異曰袁紀作永嘉誤

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

年三

歲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



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

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

人子當作臣子

昔秦皇沙丘之

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

沙丘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北鄉事

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

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皆至京師

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

千乘貞王伉之孫也

千乘貞王伉章帝建初四年封薨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國

曰樂安薨子鴻嗣是生質帝帝既立梁太后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封鴻渤海王清河王慶子虎威嗣

國三年而薨無子鄧太后立延平為清河王為人  
王謚法安心好靜曰夷諱蘇貫翻仇音抗清河王為人

嚴重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

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  
長知兩翻任如林翻

也堪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

弱  
周勃事見十三卷高后八年霍光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年鄧氏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四十九

卷瑒帝延平元年閭氏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

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續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

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諱罷歸國將卜山陵李固曰

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

可起陵於建陵塋內依康陵制度

康陵瑒帝陵亦在慎陵塋內塋音營

太

后從之己未葬孝冲皇帝於懷陵

太后委政宰輔李

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

治平

治直吏翻

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

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

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

近戚

間古覓翻

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

掩涕者掩面而泣也

固

獨胡粉飾貌

燒鉛汞成粉以傅面北史曰胡粉出龜茲國

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

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槃旋偃仰從容治步

從七容翻從容

舒緩也治步言修治容儀行步中規矩也治直之翻

曾無慘怛傷悴之心

悴泰醉翻山

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

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

累功瑞翻

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辟毗亦翻

書奏冀以

白太后使下其書

下遐下翻

太后不聽

廣陵賊張嬰復聚

衆數千人反據廣陵

復扶又翻下同

二月乙酉赦天下

西

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

前書音義曰牢

價值也稟給也贖曰牢稟食也古者宅稟為牢斷割也減割牢稟而盜之斷丁管翻

私自潤入皆

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

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湍

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

誘音酉湍乃感翻降戶江翻

隴右復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

滕撫有文武才

姓譜滕侯之後以國為氏

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

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

緄古本翻

又廣開

賞募錢邑各有差

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為差錢賜錢也邑封邑也

又議遣

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

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縣

東城縣屬九江

郡賢曰在今濠州定遠縣南

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

州事 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

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

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六月鮮卑寇代郡 秋廬江

盜賊攻尋陽

尋陽縣屬廬江郡班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余按尋陽縣本在大江

之北尋水之陽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唐蘄州之地元豐九域志蘄州東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江州得尋陽之名由司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桑於是江南之尋陽著於此江北之尋陽晦矣

又攻盱台

盱台縣屬下邳國音吁怡

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九

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午

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級

棄市

考異曰東觀記曰取錢緜三百七十五萬今從滕撫傳

歷陽賊華孟自稱

黑帝

華戶化翻

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等

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以撫為左馮翊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

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暉糾發逮捕馳傳

上言

傳林戀翻下傳  
遠同上時掌翻

冀由是恨暉會巴郡人服直

姓譜  
服周

內史叔服之後漢  
有江夏太守服微

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暉與太守應

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

被皮  
義翻

冀因此陷之傳遠暉

承

遠暉承傳  
詣京師也

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暉承

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

詳審也  
言不能



審知賊勢驅民赴戰以致死傷也

比盜賊羣起

比毗至翻

處處未絕曷承以

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

飾匿

賢曰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

莫復盡心太后省奏

復扶又翻省悉景翻

乃

赦曷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

考異曰种曷傳云二府畏懦不敢按之今從杜喬傳

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

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為冀殺

喬張本

資治通鑑卷五十二